

#. (7)

445512

曾拜集

郭沫若譯

創造社

魯拜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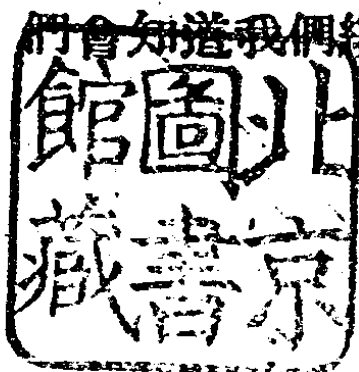
波斯 莪默伽亚謨 原著
郭沫若 譯

上海四馬路
創造社

1930

導 言

人類的精神尙在睡眠狀態中，對於宇宙人生的究竟問題，尙不會開眼時，是最幸福的時代，是還在樂園中居住着的時代，不識不知的童稚，醉生夢死的俗人，他們正是這種最幸福的人，他們的樂園便是這眼前的天地。少吃兩枚餅乾，少得兩種玩器，少掬一堆財物，少博一項功名，便足以使他們哭泣，但是他們終不會知道人生的最大的悲哀是何物。唯其不知道，正是他們的幸福處，正是他們的可憐而又可羨慕的特典。但是人終不是永遠的童稚，人終有從醉夢之中醒來的時候，在這時候我們漸漸曉得把我們的心眼睜開內觀外察，我們會知道我們纔是無邊的海洋上一葉待朽的



〔 1 〕

116750

扁舟，我們會知道我們纔是漫漫的黑夜裏一個將殘的幽夢，我們會知道我們纔是沒破的監獄內一名既決的死囚。

科學對我們說，我們所居住的這個銀河系統的宇宙，是有限而無限的；宇宙中一切的質與能，在輾轉相變，一格蘭姆的質化成三億四千萬“馬力時”的功量；宇宙中無數的太陽在發射無量的光能，在凝集成燦爛的螺旋星雲而別成一新星系統……變化無論矣，但是爲甚麼會有這宇宙存在？宇宙的第一原因，假使是有時，究竟是甚？

科學又對我們說，一切生物都是由於原始的單細胞生物進演而成，一切的個體不處於唯一之細胞則爲唯一的胎原細胞之所分

化；細胞的要素是蛋白質，炭水化物，脂肪；織成這三種要素的原質，不外N H C O S P等簡單的原子——其實這些原子已非簡單，各個原子的內容都是一種極複雜的宇宙；量子電子便是這宇宙中的恆星行星，N已可以分爲H與Helium了……然而量子電子究竟爲甚麼存在？他們的第一原因，假使是有時，究竟是甚？

科學不能答應我們。答應我們這種問題的權能，在他的職分之外，也怕是在我們人類智力的範圍以外。

形而上學者假擬出一個無始無終的本體，宗教家虛構出一個全能全智的上帝，從而宗仰之，冥合之，以圖既失了以樂園之恢復；

但是懷疑盡了頭的人，這種不兌換的紙幣，終竟要失掉了牠的效力。

於是對於既決囚所剩下的幾條路徑：

第一，便是自然的發狂，

第二，便是人爲的自殺，

第三，便是徹底的享樂。

古今來的思想家，自繭自縛，終而至於發狂的人，不知道有多少了。

我國的大詩人屈原，他便是徹底懷疑派的一人，他在“天問”“卜居”之中對於宇宙人生發了許多的疑問，他是知道上帝的名稱的，他也是知道本體的懸擬的，你看，他在“遠遊”中假仙人王子喬的口歌道：

“道可受兮而不可傳，

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
毋滑爾魂兮彼將自然，
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
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
庶類以成兮此德之門！”

他曾夢想上天，但昇至中道又失了航路。形而上學的灰色的理論……終竟於他無補，他終竟跳在汨羅裏面死也。

他的後繼者賈誼，也和他取了同樣的路徑。他知道：

“天地爲鑪，造化爲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合散消息，安有常則，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何足探揣？化爲異物，又何足患？”

——服鳥賦中語——

但是他終竟不能“知命不憂”，他終竟悲傷哭泣以至於夭折了。

幸而不至於發狂，對於生之慾望過於強烈，不能自殺或不肯自殺的人，大悟一番後，他所能走的路徑，便只有徹底享樂之一途。或積極的享樂，或消極的享樂，想陶醉於一種對象之中，以忘却此至可悲憐的自我。司皮諾若（Spinoza）陶醉於神，歌德陶醉於業，便是積極的一種。歌德的化身“浮士德”，他在泯却了自殺的念頭以後，他的宇宙觀是“Im Anfang war die Tat.”（泰初有業）宇宙自有始以來，只有一種意志流行，只有一種大力活用。從這種宇宙觀所演繹出來的人生哲學，便是

Du im Leben nichts verschiebe;

Sei dein Leben Tat um Tat!

(汝在生中無所用乎徒倚逶迤;

讓汝一生成爲業與業之連鎖!)

所以浮士德與靡非時安匪勒司契約時，他說：

Nur rastlos bestaetigt sich der Mann.

(堂堂男子只有孜孜不息。)

他要獻身於陶醉之中，獻身於至痛苦的受用，
人生一切的痛苦都要在他內部的自我中領
略，把一切的甘苦都積在胸中，把自身的小己
推廣成人類的大我。

我只從這世界之中跳過；

我把捉着一切歡樂的頭毛，

不滿心意的，我拋去了牠，

不能持久的，我讓牠跑掉。
我只一面貪求，一面完成，
完成之後，我又貪尋，
我的生涯猶如暴風馳騁；
我初猶大力盤旋，
今則躊躇滿志。
地上的事物我已盡知。
我終不能向天外跳去；
饑眼望天，幻想上帝的，
只是癡愚！
立定腳根且向周圍看罷！
世界對於有爲之人不是無語。
何用在永遠之中盤旋去！

這便是歌德的“堅決地生活於全，善，真”Im-

Ganzen, Guten, Wahren resolute zu leben.)
的註脚。把一己的全我發展出去，努力精進，圓之又圓，靈不偏枯，肉不凌辱，猶如一隻帆船，既已解纜出航，便努力撐持到底，猶如一團星火，既已達到燒點，便盡性猛烈燎原，這便是至善的生活，這便是不偽的生活。這樣生活，我這牠是一種徹底的享樂主義，牠的究竟是把我們這無可如何的生涯，百無聊賴的自我，趁心地消磨了去，趁心地忘却了去。這便是享樂主義的積極的一種。

但是人的體魄各不相同，人的意志也各有強弱，更想到身死之後，一切事業終歸於己無有，於是可憐的既決囚，便不得不成為消極的 Epicurian 了。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
今我不樂，日月其除！

(唐風蟋蟀)

山有樞。隰有榆。
子有衣裳，弗曳弗婁。
子有車馬，弗馳弗驅。
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山有栲。隰有扭。
子有廷內，弗洒弗掃。
子有鐘鼓，弗鼓弗考。
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山有漆，隰有栗。

子有酒食， 何不日鼓瑟？
且以喜樂， 且以永日！
宛其死矣， 他人入室！

(唐風山有樛)

這是我們周代的無名詩人的享樂態度。

人生天地間， 忽如遠行客。
斗酒相娛樂， 聊厚不爲薄。

(古詩十九首中第三首)

驅車上東門， 遙望郭北墓。
白楊何蕭蕭， 松柏夾廣路！
下有陳死人， 杳杳卽長暮。
潛寐黃泉下， 千載永不寤。
浩浩陰陽移， 年命如朝露。
人生忽如寄， 壽無金石固。

萬歲更相送， 聖賢莫能度。
服食求神仙， 多爲藥所誤。
不如飲美酒， 被服紈與素。

(古詩十九首中第十三首)

生年不滿百， 常懷千歲憂。
晝短苦夜長， 何不秉燭遊？
爲樂當及時， 何能待來茲？
愚者愛惜費， 但爲後世嗤。
他人王子喬， 難可與等期。

(古詩十九首中第十五首)

這便是我們漢代的無名詩人的享樂態度。

這些詩人，不必盡是哀傷時事的失意者，
也不必盡是酒精中毒 (Alcoholism) 的病夫
他們的心靈正爲一個永遠不能解決的疑問所

據。他們的生存日月爲一種眼不能見的存在所剝削，他們不能睜着眼睛做夢，他們也不能無念無想冥合於自然，他們也不能恢宏意志沒我於事業，永遠不能消去的悲哀，只有即時行樂，以溺死一切於酒，所以酒便是他們的上帝，便是他們的解救者，便是他們唯一的愛人了。我們試讀劉伶的酒德頌罷。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烏牖，八荒爲庭衢，行無轍跡，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唯酒是務，焉知其餘？……”

我們試讀李白的春夜燕桃李園序罷。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

過客，而浮生若夢，爲歡幾何？古人秉
燭夜遊，良有以也。．．．”

這種人的態度，不能以功利的尺度測量，不能以道德的標準去批評，不能以酒精的毒害去威脅，他們正於飲酒的行爲之中，發現出一種涅槃的樂趣。近代頹唐派的詩人，陶醉於Hashisch，陶醉於Opium，陶醉於Curacao，也正是這種消極的享樂主義的表現。他們的行爲的動機，和佛陀捨身出家是一樣，沒有那種愚蠢的釋迦要向他們說教，即使有人要向他們說教，二豪只好遭蜾蠃譏評（見酒德頌），子產只好受朝穆的嘲笑了（見列子揚朱篇）。

II

我在上面敘了一長篇的冒頭，我的目的只是在想介紹一位波斯的詩人莪默伽亞謨 (Qmar Khayyam)。詩人的生日，迄今沒有人知道，大概是生在十一世紀的後半。有人說他是死在一一二三年的，但是也不大的確。他的故鄉是在可拉商州 (Kharassan) 的納霞堡 (Narshèpur) 可拉商州在波斯的極東，為亞細亞大陸之所擁抱。氣候溫和，土地豐美，適於農業。棉類之栽培最盛。棉織物，絹，呢等類自古馳名。更產突厥玉及其他諸種寶石。納霞堡州之首府，位於州之北部，在莪默當時，乃波斯文化的中心地點。

莪默的姓，伽亞謨 (Khayyam)，其意為“天幕製造者”(Tentmaker)。有人以為莪默必

以製造天幕爲糊口之資，故以“天幕製造者”爲其詩人的雅號(Professor Cowell, Fitzgerald 卽主張此說)。此種雅號通行於波斯詩人之間，如阿塔爾 (Attar) 意爲“藥材師”，如阿塞爾 (Assar) 意爲“榨油者”之類。有說恐係其父之職業。又有人說，詩人幼年所住的學校有點貴冑的性質，恐怕製造天幕的人，或者其子弟沒有入學的希望，亞拉比亞族中有伽亞謨族，以製造天幕爲業，義默的祖先恐係由亞拉比亞遷入波斯者。

詩人幼年的學校便在納霞堡，據他的學友尼讓牟 (Nizam-ul-Mulk) 的記錄，說是當時有一位最大的哲人野芒 (Imam Mowaffak)。在納霞堡教書，尼讓牟的父親遣他來此就學。

尼讓牟在此遇着兩個意氣相投的學友，一個是奔沙伯 (Ben Sabbah)，一個便是莪默伽亞謨，尼讓牟是圖司 (Tus) 的人，奔沙伯是阿里 (Ali) 的人，只有莪默是納霞堡的土著。他們讀的是可蘭經典，研究的是古代傳說——他們的學校大概是和我們中國往昔的散館差不多了。有一天他們三人相聚，霍山 (Husan 即奔沙伯) 向尼讓牟和莪默說道：“世間一般的信仰，都說野芒先生的弟子會得幸福（當時的信仰凡讀可蘭經及古代傳說者皆能得幸福，如我國以前讀五經三傳之類）。但是我們假使不能都得幸福時，那時我們將何以互相援助？”尼讓牟與莪默答道：“隨便怎麼都好。”霍山便說：“那嗎我們大家當盟立一誓，無論幸

福落與誰人，他都應得均分，不能專享其利。”尼讓牟與莪默都應承了。後來尼讓牟入大宦籍，竟做到當時的教王阿爾士朗(Alp Arslan)的宰相。

尼讓牟做了宰相之後，他的兩個舊友來訪他。尼讓牟請於教王，授了霍山的官職。霍山嫌昇進太遲，他把官職棄了，後來竟做了專以殺人為能事的依時美良派(Ismailians)的一種宗派的首領。他在一〇九〇年占據了裏海南岸山國中的阿拉牟提城(Alamut)，十字軍時有名的“山中老人”(Old Man of The Mountains)便是他了。他的學友尼讓牟，後來也是他刺殺人了。詩人阿塔爾絨尼讓牟將死時說道：“啊，上帝喲！我在風的手中走去了

——這正和莪默詩“來如流水去如風”句(見後譯詩第二十八首)相類。

莪默去訪他的學友，尼讓牟宰相，的時候，他不要官職，只向他說道：“你能給我的最大的賜與，便是在你的福庇之下，使我得靜居於一隅，擴展科學的利益，並祝你福壽康甯。”宰相便從納霞堡的財庫中每年贈他一千二百密(Mithkàl不知合中幣多少，待考)的年金。

莪默居於納霞堡以至於死，一生之中忙於各種智識之探繹，於天文學的智識之豐富尤為當時的白眉，在馬利克夏(Malik Shah)教王時，他得了多大的賞賜，改正蔣牟西古曆的時候，他是委員八個學者中之一人。改正後的新曆名叫Jalàli，從一〇七九年三月十五日

起施行。據英國史學大家Gibbon的批評：“時之計算比鳩良曆 (Julian year) 精確，與各列果良曆 (Gregorian Style) 相近。”(請參看創造週報第九號張資平的“關於各列果良曆之計算”一文)他又做了些天文圖譜，做了部亞拉伯文的代數。

詩人的外的生活，我們所能影影糊糊地知道的，便只有這麼一點。關於他的臨終時另外有種傳說，說是從他的弟子寬雅 (Khwaiah Nizami of Samarcand) 傳說出來的。寬雅說：“我常常和我先生義默伽亞謨在一園中會話；有一天他對我說，“吾墓所在之地，北風會吹薔薇花來覆蓋。”我怪他所說的話，但是我

知道他的話不是沒有意思的。幾年後，我隔爾

去訪納霞堡，我走到他長眠的地方，啊，奇怪！那是恰在一座花園之外，果木帶着果實把他們的樹枝從園牆伸出，花片飛在墓上，墓碑是埋在花裏。”——這種美化了的傳說，恰合於詩人之永眠；正如李太白之死，人以爲捉月騎鯨而去；印度詩人伽毗死後，屍化爲白蓮（見太戈爾One Hundred Poems of Kabir的序傳中）之類。然從此傳說中我們可以曉得一種事實，便是莪默有他的弟子。有人說他也是在納霞堡教過書的。他是死在尼讓牟之後。（以上的敘述大抵取材於Fitzgerald's "Omar Khayyam the Astronomer-poet of Persia, -- 文中）

莪默的詩名，在他本國却不甚著。他的詩集 Rubaiyat（四行詩集）據 Fitzgerald 所據，

原文有四五種類，各種所含首數亦各不同。少者百五十八首，多者五百一十六首。其譯爲英文者以E. Fitzgerald爲始——Fitzgerald以一八〇九年生於英國Suffolk州之Bredfield。父姓本係Purcell，父死後，改依母姓。生平與Thackeray, W. H. Thompson, Tennyson等爲友，愛花，愛音樂，愛舟遊，使之永遠不朽，與義默伽亞謨之名如雙子星座之Castor與Pollux二星者，便是他的Rubaiyat的英譯。他是死於一八八三年。

Fitzgerald的英譯，是一八五七年正月十五日出版的，第一版只是一種小小的Pamphlet，並且是沒有記名的。出版書店倫敦Quaritch把牠丟在四片尼均一的書匣裏，甚至減價賣

到一片尼，也還沒有人要。一八六〇年 D. G. Rossetti 先發見了這部譯詩的好處；接着 Swinburne, Lord Houghton 也極力稱讚，一直到一八六八年又纔出了第二版。其後七二年，七八年，出了三版四版。第一版只有七十五首。第二版最多，有百一十首，第三四版均百零一首，次第和語句均各有不同。我此處所譯的是他的第四版。第一版我在 Henry Newholt 所選的“英國詩文鈔”裏看見過。第二版我書邊竹友藻風的日文譯本，只有第三版我還不曾得見。

Rubaiyat 本是 Rubai 的複數。Rubai 的詩形，一首四行，第一第二第四行押韻，第三行大抵不押韻，與我國的絕詩頗相類。我記得胡

適之的“嘗試集”裏面好像介紹過兩首，譯名也好像是“絕詩”兩字。Rubaiyat 的英譯，在 Fitzgerald 之後，還有 E. H. Whinfield, N. H. Dole, J. Payhe 諸氏的譯本，據說對於原文較爲真實，可惜我都還沒有見過。原文我不懂，我還讀過荒川茂的日文譯品（大正九年十月號的中央公論），說是直接從波斯文譯出的，共有一百五十八首。我把牠同 Fitzgerald 的英譯本比較，牠們的內容幾乎完全不同，但是那詩中所流的精神，是沒有甚麼走轉。翻譯的工夫，到了 Fitzgerald 的程度，真算得與創作無以異了。

以下我據 Fitzgerald 英譯的第四版，重譯成漢文；讀者可在這些詩裏面，尋出我國劉伶李太白的面孔來。

I

醒呀！太陽驅散了羣星，
暗夜從空中逃遁，
燦爛的金箭，
射中了蘇丹的高緞。

II

朝暉的幻影破猶未曾，
茅店內好像有人呼聲，
“寺院都已掃淨了內堂，
托鉢人爲甚還在門外打盹？”

III

時候正在鷄鳴，
人們在茅店之前叫應——
“開門罷！我們只得羈留片時，
一朝去後，怕是不再回程。”

IV

新春甦活着舊時的希望，
使沉思的靈魂告了退藏，
退到那樹枝上露出“摩西的白手”，
耶穌從地底嘆息的地方。

V

夷朗牟的花園已和薔薇消亡，
蔣牟西的七環杯誰也不知去向；
但有瑪瑙般紅仍從葡萄破綻，
水畔的花圃處處都是花英。

VI

大衛德的歌唇已鎖；
黃鶯兒用着昆勒危語高歌，
“葡萄酒，葡萄酒，紅的葡萄酒噯！”
把薔薇花蒼白的臉兒唱醜。

VII

來呀，請來浮此一觴，
在這春陽之中脫去懨懨的冬裳；
“時鳥”是飛不多時——
鳥已在振翮翱翔。

VIII

莫問是在納霞堡或在巴比倫，
莫問杯中的是苦汁或是芳醇，
生命的酒漿滴滴地侵漏不已，
生命的綠葉葉葉地飄墮不停。

IX

君言然哉：朝朝有千朵薔薇帶來；
但是昨朝的薔薇而今安在？
帶來薔薇的這初夏之季，
也使蔣牟西，凱科白提一去不回。

X

去休，聽雖他們去休！
凱科白提大帝，凱科蘇爾於我何有？
查爾，魯士圖牟，聽隨他們酣戰，
霍丁牟招赴歡筵——也不用管。

XI

請來隨我沿此平蕪，
這兒一邊是荒原，一邊是耕土，
囚奴與蘇丹的名分到此消亡——
儘他牟罕馱德安坐在黃金座上。

XII

樹蔭下放着一卷詩章，
一瓶葡萄美酒，一點乾糧，
有你在這荒原中傍我歡歌——
荒原呀，啊，便是天堂！

XIII

有的希圖現在的光榮；
有的希圖天國的來臨；
啊，且惜今日，浮名於我何有，
何有於遠方的鞮鞢的鼓音！

XIV

誰看周遭的爛漫的薔薇，——
她說是，“我笑着開來世裏，
一朝我的錦囊破時，
我把囊中的錢財散滿園地。”

XY

有的節穀如金，
有的揮金如雨，
死後都不能化成金泥，
更爲人所掘取。

XVI

人所繫心的現世的希望易灰，
或則一朝繁榮，而又消毀，
比如那沙面的白雪，
只揚得一兩刻的明輝。

XVII

天地是飄搖的逆旅，
晝夜是逆旅的門戶，
多少蘇丹與榮華，
住不多時，又忽忽離去。

XVIII

蔣牟西宴飲之宮殿，
如今已成野獅蜥蜴之場；
好獵王巴朗牟之墓頭，
野驢已踐不破他的深夢。

XIX

帝王流血處的薔薇花
顏色怕更殷紅；
花園中的玉簪兒
怕是植根在美女屍中。

XX

這河唇的青青春草
我們在枕之而眠——
輕輕地莫用壓傷牠罷！
那怕是迸自美人謝了的唇邊！

XXI

啊，我的愛人啲，請再浮此一觴，
清酒可解昨日的後悔，明日的愁腸：
啊，明日呀！明日的我呀，
許已同七千歲的生前一樣。

XXII

請看往日的良朋，有多少是貌美身強，
滾滾的時辰把他的葡萄壓成酒漿，
他們只飲得了一杯，或飲兩杯，
已次第地悄然入那長眠的塋墳。

XXIII

穠花被滿了他們的華堂，
我們如今在此盡情歡暢，
我們將又要入土長眠——
我們的屍骸呀又將替誰作床？

XXIV

啊，我們在未成塵土之先，
用盡千金儘可盡情沉湎；
塵土歸塵，塵下陳人，
歌聲酒滴——永遠不能到九泉！

XXV

有的在今生棘愛，
有的又希圖來生成就，
牟也卿自“‘黑暗的鐘樓”宣告，
“愚人睽！報賞是無處可求。”

XXVI

伊古以來的聖哲
慣會說現世天堂——
一朝口被塵封，自嘲莫解，
同那愚蠢的預言者流一樣。

XXVII

當我在青春時分，
也曾熱訪過博士聖人，
炎炎的偉論聽了多回；
可我依然出來——由那原徑。

XXVIII

我也學播了智慧之種，
親手培植牠漸漸蔥蘢；
而今我獲得的收成——
只是“來如流水，逝如風。”

XXIX

飄飄入世，如水之不得不流，
不知何故來，亦不知來自何處；
飄飄出世，如風之不得不吹，
風過漠地亦不知吹向何許。

XXX

請君莫問何處來？
請君莫問何處去！
浮此禁觴千萬鍾，
可以消沉那無常的記憶。

XXXI

從地心昇到第七天門，
昇到土星座上高坐，
沿途解釋得無數的啞謎；
人生的大啞謎却可猜推不破。

XXXII

此處是無鑰之門；
此處是窺不透的帷幕；
有的暫時在呼帝呼神——
少時間已不聞我我汝汝。

XXXIII

大地不能言；披着紫衣的海洋
只是哀哭她見棄了的主上；
滾滾的太空，連他十二宮的辰星
隱現在晨夕的衣袖內也是不作聲響。

XXXIV

我便去叩問那帷幕後的“我中汝”，
舉起我的兩手求燈照我暗途；
我聽見有聲如自外來——
“汝中的我乃是盲瞽！”

XXXV

我便俯就這土瓶的唇邊，
想探詢我生命的幽玄：
唇兒對我唇兒默默道——
“生時飲編 —— 死去不可復還。”

XXXVI

幽幽對語的這個土瓶。
是曾生在世間，曾經痛飲；
啊！我今親着牠的唇邊，
不知牠又曾授受了多少接吻！

XXXVII

憶昔我紆徐路途，
曾見過陶人搗土：
土中有微弱的聲音哀叫——
“輕輕罷，朋友，輕輕地搗！”

XXXVIII

君不聞，自古有口碑流傳，
人類是造化之所搏撓？
人類的代代生生
都是由粘土造成。

XXXIX

從杯中奠酒一滴酒珠，
會潛入地底深處，
地底有死者的雙目難瞑，
自中的焦火猶可藉以消除。

XL

鬱金香從沙中仰望；
承受着夜露以備朝觴，
你也請舉起杯來痛醉，
醉到玉山倒地——如像空杯。

XLI

請莫用再爲人神的問題所弄，
明朝的憂慮付與東風，
酒君的毛髮軟如松絲，
請把你的指頭替他梳理。

XLII

儻若你把酒壓唇，
融沒在無始無終的夢境——
你可知今日猶如昨日，
明朝也是如今。

XLIII

儼若那幽暗的酒鄉仙使
相遇在河水之濱，
舉杯邀你鯨吞
——你可莫用逡巡。

XLIV

儼若你魂能離壳，
赤裸地凌虛御風，
常在這泥骸中跛脚踟躕——
甯非是恥辱重重？

XLV

只是一個天幕，巡狩死境時，
蘇丹於此爲一日的休息；
黑暗的“匪拉虛”待到蘇丹起身，
把天幕捲來又爲他人建起。

XLVI

啊，“存在”縱閉鎖了你我的生存，
莫憂塵世中便會沒有生命，
我輩是酒樽中的泡沫，
永恆的“醜客”彼將斟了又斟。

XLVII

你我縱通過了帷幕之後，
啊，世界是永遠存留，
你我的來而又去
猶如大海裏拋個小小的石頭。

XLVIII

一刻的羈停——瞬時的吟味
吟味這荒漠中的泉水——
哦！快飲啣！——幻影的隊商
纔從“無”中來，已經到了“無”際

XLLX

朋友啲，你要去探此祕密時，
消費你寶貴的光陰——快請探去！
真與僞之間幾不容髮——
試問人生是何所依據？



真與僞之間幾不容髮；
只有一個“阿里扶”可爲導引，
——只要你能尋得時——
會引你到“寶室”，乃至“真君”；

LI

真君冥冥兮周流八垠，
速如流汞兮消汝苦辛；
自月至魚兮萬彙賦形；
萬彙毀變兮真君永存；

LII

一瞬顯現兮瞬即深藏，
舞台周遭兮黑暗無光，
彼自登場兮彼自觀賞，
自作消遣兮爲樂無疆。

LIII

假使探之不能，在這無情的地上，
你觀仰着那永不開門的天鄉，
今日你還是你時，你可觀瞻——
明日你已不是你時，你又怎樣？

LIV

啊，請莫用濫費了你的時辰，
也莫用追求那彼是的空論；
與其淒切地追求苦果，虛無，
何如與這肥甘的葡萄共命？

LV

朋友噲，你是知道的，
我家中開了個盛大的歡筵；
我休了無育的“理智”老妻，
娶了“葡萄的女兒”續絃。

LVI

“是”與“非是”雖用幾何可以證明，
“上與下”雖用名學可以論定，
人所欲測的一切之中，
除酒而外呀，我無所更深。

LVII

啊，人說是我的計算呀
却曾把歲時改正——
豈知那只是從曆數之中
消去小未生的明日和已死的昨晨。

LVIII

日前，茅店之門未閉，
黃昏之中來了一個安琪；
肩着的一個土壺，他叫我嘗嘗；
土壺裏原來是——葡萄的酒漿！

LIX

葡萄酒呀，他是以絕對的論理
說破七十二宗的紛縈：
他是崇高的煉金術士
瞬時間把生之鉛礦點化成金：

LX

他是牟罕默德，宗仰“阿拉”的教皇，
他驅除盡一切的妖魔罔兩，
那侵人靈魂的恐怖，悲哀，
他用旋風的利劍掃蕩。

LXI

啊，酒漿若是帝之所生，
誰敢把麤屈的捲鬚咒成陷穽？
天賜的福祐，當受的可不受麼？
若是禍災——試問誰爲此禍？

LXII

我若爲莫須有的“來世的果報”所驚，
或爲“神酒的希望”所誘，
我定要，定要斷此“生命的靈漿”
——但要等我死了的時候！

LXIII

啊，地獄之威脅，天堂之希望！
只有一事是真——便是生之飛喪；
只有此事是真，餘皆是偽；
花開一次之後永遠凋亡。

LXIV

奇哉，甯不奇乎？
前乎吾輩而死者萬千無數；
曾無一人歸來
告訴我們當走的道路。

LXV

古代聖哲的宣傳
不過是癡人說夢，
醒後告了同儕，
匆匆又歸大夢。

LXVI

戍遣我的靈魂通過不可見的世界，
走去繙讀些未來世的文章。
我的靈魂漸漸轉來告道，
“我自己便是地獄，便是天堂；”

LXVII

天堂是心滿意足的幻影，
地獄是心焦在“暗”中的虛影，
我們是纔從“暗”中起來，
不久又將死在“暗”裏。

LXVIII

我們不過是活動的幻影之羣，
繞着這走馬燈兒來去，
在個夜半深更，
點在幻術師的手裏；

LXIX

人生不過是一套可憐的象棋，
晝與夜便是一張棋局，
任“他”走東走西或擒或殺，
走罷後又一一收歸匣裏。

LXX

皮球也只唯命是從，
一任戲毬者到處拋弄；
是“他”把你拋到地來，
一切的原由，只有他懂——他懂！

LXXI

指動字成，字成指動：

任你如何至誠，如何機智，
難叫他收回成命消去半行，
任你眼淚流完也難洗掉一字

LXXII

人稱天宇是個覆盆，
我們匍匐着在此生死，
莫用舉手去求他哀憐，——
因為他之不能猶如我你。

LXXIII

最初的泥丸捏成了最終的人形，
最後的收成便是那最初的種子：
天地開闢的文章
一直要傳誦到天地掩閉。

LXXIV

昨日已準備就今日的發狂
明日的緘默，凱旋，失望：
飲罷！因為你不知何處來，何故來：
飲罷！因為你不知何故往，何處往。

LXXV

我且告你——自從初出世時，
他們投了“帕爾溫”與“牟虛他犁，”
越過“天駒”的炎肩，
投入了我們塵與魂的定運裏。

LXXVI

葡萄生了根：將要盤絡着我的存在
——讓他“德爾威邪”嘲笑罷；
從我這賤礦之中會成一個鑰匙，
可把他在外咆哮的門兒打開。

LXXVII

我知道：無論是燃燒於情，
或則是怒焚我身，
在這茅店內能捉得一閃“真光”。
比在寺院中出家的優勝。

LXXVIII

甚麼話噃！從沒感覺的“無”中
激發出一種有意識的“有”
咒詛這禁斷了的歡樂爲枷
若是破了戒時，便要受罪不宥！

LXXIX

甚麼話喲！造物借爛鐵於人
要人償以純金——
這是幾時定下的合同？——
啊，這種交易是何等不平！

LXXX

啊，你呀，你做些陷穽蹄筌
阻塞着我徘徊的路徑，
你不是四處散布魔障，
待我陷落後又加上我以罪名！

LXXXI

啊，你呀，你用劣土造人，
在樂園中你也造出惡蛇：
人的面目爲一切的罪惡所污——
你請容赦人——你也受人容赦罷！



LXXXII

餓瘦了的“拉麻桑”
在黃昏的衣被中爬去，
在又獨立在陶人屋中，
環繞着一些土盃。

LXXXIII

種種品類規模的形狀，
大大小小都站在地面，壁旁；
有的是嘮叨多言；
有的疑在傾聽，但總一言不講。

LXXXIV

其中一個道——“真的不是徒勞！
我的體質是從泥土塑成
又要被他毀壞，
踐成泥土，復歸無形。”

LXXXV

第二一個道——“不會有頑皮的兒童
肯打破他歡飲過的器皿：
他親手做出了我們的，
不會在白後發怒之中破損。”

LXXXVI

沉默了一瞬之後，
幾個外形更怪的發言；
“世人都在嘲笑我苦窳歪斜，
哼！難道是陶師的手兒顛也？”

LXXXVII

隨接有雄辯的一個小瓶——
怕是“蘇非”之流——奮勵一聲——
“陶器與陶師一如——我且問你，
究竟誰是陶師，誰是陶器？”

LXXXVIII

又有一個道，“汝等在胡言妄說：
赫赫我主會把汝等投入地獄，
他邊做邊打破不幸的土瓶——靜！
他是好人，一切都無話可說。”

LXXXIX

一個默默地道，“不論是誰做誰買，
我的土質在長久的忘却之中已經乾壞，
我只求把親熱的酒漿裝滿一身，
我想我可以漸漸地甦活轉來。”

XC

土瓶們挨次在傾談時候，
翹望着新月窺入自窗頭：
他們便互相拐着手兒說道：
扭脚的肩飾在響了！朋友！朋友！

* * *

XCI

啊，我生將謝請爲我準備酒漿，
生命死後請洗滌我的皮囊，
葬我在綠葉之下，
間有遊人來往的花園邊上。

XCII

便是我死灰之中也可迸出葡萄，
捲鬚在空氣之中高標，
信仰真理之人路過我時，
無意之間都要被牠纏繞。

XCIII

誠哉，我愛了徬久的偶像們
把我的品行壞了；
把我的光榮溺在個淺杯之中，
把我的名聞換首歌兒賣了。

XCIV

誠哉，誠哉，我久已立誓懺悔——
但當我立誓時我是清醒耶非？
漸漸地漸漸地春又來了：
薔薇在我手中時一線的悔心又斷了。

XCV

酒便是我的叛徒，
屢次把我“榮名的衣裳”剝去——
剝去罷，我不解賣酒之家，
何故把酒來換取半價的敝屣。

XCVI

但是，啊，奈陽春要和薔薇消逝！
甘芳的青年時代的簡篇要閉！
花枝裏唱着歌的黃鶯兒，啊，
誰知他飛自何來。又經飛向何去！

XCVII

但只願那“有流泉的荒漠”
即使曖昧，也請顯現一時！
衰弱了的行人可以跳往泉邊，
猶如被踐踏了的草兒從原中跳起。



XCVIII

但只願有有翼的天使即早飛來
停止這尙未完篇的“命運的書稿”，
使那嚴肅的“記書人”另寫一同，
不則全然塗掉！

XCIX

啊，愛喲！我與你如能串通他”時，
把這不幸的“物彙規模”和盤攫取，
怕你我不把牠搗成粉碎——
從新又照着心願搏擬！



C

那兒方昇的皓月又來窺人了——
月喲，你此後仍將時盈時耗；
你此後又來這花園尋人時，
恐怕我們之中有人你難尋到！

CI

啊，“醜客 啲！當你像那月兒
在草上星羅的羣客之中來往，
你醜到了我坐過的這個坐場
——你請爲我呀空奠一觴！

魯 拜 集

註 釋

第 一 首

〔註〕蘇丹(Sultan)：回回教徒之統治者。

第 四 首

〔註〕摩西的白手 (The white Hand of Moses)：舊約出埃及記第四章第六節：“耶和華又向他(摩西)說，把你的手納入懷中。納手入懷伸出看時，手生癩病，如雪。”

此節宜與“Faust”第一部“城門之前”參讀。

第 五 首

〔註〕(1) 夷朗牟花園 (Iram)：波斯名園，我國金谷園之類。傳言園在亞拉伯沙漠中 Yemen 地方，Ad 之子 Shah Sheddad 所建。

(2) 蔣牟西的七環杯 (Jamshyd's Sev'n ringed cuP): Jamshyd(日天子之義)Pish dadiou王朝的第五世。Sevenringed cup) 象七天七星七海之靈杯, Kaikhosru 所作(參看第十首解說), 傳言掌此杯者可知去來今三世。

第 六 首

[註](1) 大衛德(David): 古之善歌者, 出於舊約。

(2) 毗勒危語(Pehlevi): 三世紀至七世紀伊蘭, 波斯等地之古國語名。

第 七 首

[註] 時鳥(The Bird of Time): 即指春天之小鳥, 或係以時辰喻作飛鳥之意。

第 八 首

〔註〕(1)納霞堡(Naishapur):已見前文。

(2)巴比倫(Babylon):幼弗斯底斯河畔,古代Babylonia國之首府。

第 九 首

〔註〕凱科白提(Kaikobād):波斯第二王統(Kaianians)之第一君主。

第 十 首

〔註〕(1)凱科蘇爾(Kaikhosrū):凱科白提之孫,破巴比倫,釋放猶太人之被俘擄者即此人(參看舊約以賽亞書四十四章二十八節,同四十五章一節)。

(2)查爾(Zāl):波斯之英雄。

(3)魯士圖牟(Rustum):即查爾之子,雄武有力。

(4) 霍丁牟 (Hatim Tai): 東方貴族之一。

第 十 一 首

[註] 牟罕默德 (Mahamūd): 十世紀末葉有名之蘇丹。

第 十 三 首

[註] 1 Cash 是現金, Credit 是債券, Credit 即指第一句的“現世的光榮”, 故意譯成“浮名”。

(2) 遠方的鼓聲 (a distant drum): 宮殿之外的大鼓。——此句是承說上文的天國。

第 十 四 首

[註] 此節喻花瓣飄飛之意。

第 十 五 首

〔註〕此節後兩句，初稿誤譯成“死後人再掘出金山，同一不歸於己”，經聞一多君訂誤，今改正。讀者請參看聞君“莪默伽亞謨之絕句”一文（創造第二卷第一期）。

第 十 七 首

〔註〕此節宜與“春夜宴桃李園序”並讀。

第 十 八 首

〔註〕巴朗牟(Bahram)；三世紀至七世紀間 Sassan!na dae Sassanian 王朝之君主好色，造七城以象七天，塗以七色，以美女七人居之，談七種之故事。此處把漁色之意用成田獵去了。

第 十 九 首

〔註〕此節聞君有直譯文，甚忠實，附見於此，以供參考。

我怕最紅的紅不過
生在帝王喋血處的薔薇；
國中朵朵的玉簪兒怕是
從當年美人頭上墜下來的。

第 二 十 一 首

〔註〕七千歲(Seven thousand years)：依Badson夫人解說，荻獸時代波斯以地球的年齡爲七千歲，此詩言到明日已身死化爲塵上之意。

第 二 十 四 首

〔註〕以上四首，宜與“山有樞”一詩並讀。

第 二 十 五 首

〔註〕牟也卿 (Muezzin) : 卽鐘樓守。黑暗的鐘樓卽是不可知的運命。

第 三 十 一 首

〔註〕第七天門 (The Seventh Gate) : 波斯天文學第七天卽土星天 (Heaven of Saturn) 。

第 三 十 二 首

〔註〕我我汝汝 (Me and Thee) : 我卽人，汝卽神。

第 三 十 三 首

〔註〕(1) 紫衣 (in flowing purple) : 喪服。波斯詩人有向海洋發問者：爲何縫紺青之喪服？海水答道：見背於神而哀之，故爲服喪。余“鳳凰涅槃”一詩中有一節與此頗相類；作詩未見此詩，今讀此自嘆弗如遠甚。

(2) Signs是十二獸帶，初稿看忽略了，經聞君指出，特此更正。

第 三 十 四 首

〔註〕我中汝(Thee in Me)；指神言。汝中我(Me within Thee)；指人言。

人之智力終無解決形而上的存在之希望。

第 四 十 首

〔註〕此節末句初稿有誤，經聞君指出，今更正。原文Heavento Earth是作一個副詞讀，形容invert的。

第 四 十 五 首

〔註〕匪拉虛(Ferrash)：張解天幕之奴僕；此處喻言造化，或運命之類。——“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魯 拜 集

第 四 十 六 首

〔註〕釀客(Saki)；波斯語，此言把盞者；
喻造化。

第 五 十 首

〔註〕阿里扶(Alif)；亞拉伯字母之首字。
卽回教至上神 Allah 之首字。

第 五 十 一 首

〔註〕自月至魚(from Mah to Mahi)；東
方創世論，萬有始於月，終於魚。

第 五 十 二 首

〔註〕以上兩節只是一節，是一種形而上
學的理論；頗含嘲笑之意，故變調譯之。

第 五 十 五 首

〔註〕葡萄的女兒(the Daughter of Vine)：

即指葡萄酒。

第 五 十 六 首

〔註〕Rule and Line (定理與線)即指幾何學。

第 五 十 七 首

〔註〕此節本事參看前敍略傳。意思是歷數只在客觀的現實上略加界別，於現實流動的本體無所發明。

第 五 十 八 首

〔註〕歌德有“掘寶者”(Der Schatzgraber)一詩，內容與此頗相類，“德國詩選”中有拙譯，可參觀。

第 五 十 九 首

〔註〕七十二宗：當時Islam教有七十二宗

派。

第 六 十

〔註〕以上兩節歌頌酒德。李太白詩“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可移此作註。阿拉大神（Allah）見五十節註。

初稿所據英文本Allah-breathing是分成兩字，今據聞一多君的考核改譯，請參看聞文。

第 六 十 二 首

〔註〕來世的果報（After-reckoning）：回教以爲今世行禁慾生活，來世得生天堂，有美女與醇酒爲樂。反是者則落地獄。

第 七 十 五 首

〔註〕（1）帕爾溫與牟虛他犁（Parwin and Mushtari）；前者爲Pleiades牡牛（Taurus）星

座中之一羣小星，我國二十八宿中之昴宿。後者爲木星(Jupiter)。

(2)天駒(Foal of Heaven);太陽也。此節乃占星術上之智識，太陽所在之處，定人運命之吉凶。上舉二星均在黃道上。

第七十六首

(註)德爾威邪(Dervish)?回教之托鉢僧。

第七十八首

(註)意識的“有”指宗教家所奉仰的有受想行識的人格神。

第八十首

(註)你卽指上帝。此章和下章都是詛咒上帝之詞。

第 八 十 二 首

〔註〕拉麻桑(Ramazan)?回教之九月。此月凡信徒皆清齋斷食。此句言九月已去之意。自此節以下關於土瓶數節，在第一版中別爲一組，名“Knuza Nameh”。陶人製器的喻言，西洋文字中多見，請參看新約羅馬人書第九章第二十一節。

第 八 十 七 首

〔註〕蘇非(Sufi)：波斯學派之一，主張汎神主義。此章諷刺最明顯。

第 八 十 八 首

〔註〕諷刺宗教家。

第 九 十 首

〔註〕此節初譯於心不安，改譯如此；但不

知肩飾(Shoulder-knot)究指何物。肩飾是西人禮服上用的，波斯脚夫當然不會穿西洋禮服了。初稿意譯爲“扁擔”，以其形似，“扁擔”在Calcutta地方是常用的。但亦嫌其不文，故今直譯以存疑。

第 九 十 五 首

[註]本節初稿有誤，經聞君指出，今改正。末二句直譯當爲“我不解賣酒的買甚麼東西有他賣的貨物一半貴重。”

第 一 百 首

[註]末句 One 字是詩人自指。此節初稿有誤，經聞君指出，今改正。

附 白

本譯稿不必是全部直譯，詩中難解處多

憑我一人的私見意譯了。謬誤之處，或難幸免，海內外明達之士如能惠以教言，則不欣幸之至。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再版

2001—8500册

本書實售大洋五角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